

四季

冬风敲窗,我轻抿一口鲜煮的热茶,翻开日历本新的一页,发现已是“小雪”。

望着窗外随风纷飞的梧桐树叶,我的脑海里忽然想到了唐代诗人戴叔伦的那首《小雪》:“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我的城市不下雪,可那些飞舞的落叶,不就像那一片片雪花,给临窗而望的我带来一片寒吗?

水壶里的水烧煮沸腾,“噗噗”冒着热气,我不禁感慨:“小雪翩然至,宜围炉煮茶,暖暖身子啊。”茶香氤氲,杯盏浮生,我的思绪开始飘远,飘向了一家人在白雪天,生一炉火,饮一热茶,言笑晏晏的岁月。

那是我年幼时,家家户户用的还是煤炉子。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母亲不等天黑便会生炉子,为的是让屋内早点暖和起来。她在炉膛里放上废

食事

巴浪鱼干

□杨雪卿

当窗帘拉上,灯亮起,笔帽摘除,世界就安静了,而您仿佛不会再离去。俗世中,我有种种身份,最喜欢的是“孙女”这个角色。于是我一直不愿意把自己从悲伤中释放出来。

那天,路过老街干货店,守店的还是之前那位老人——贫嘴,好打听。他依稀记得我曾去买巴浪鱼干给您,高声拉家常,招呼我进店。我不愿意让他知道我已经没有爷爷了,闷闷不乐地帮老人撑开白色塑料袋,任由他一把把地把巴浪鱼干装进去。我忘记自己付了多少钱,只记得那袋鱼干很沉,拎得吃力。走出干货店我已经失了魂,甚至走错了回家的方向。我多么渴望自己能再强大一点,有能力把杂乱的心情规整有序。

回家后,我把整袋巴浪鱼干塞进冰柜。那塞进去的是一份沉重的回忆,我承受不起,也不舍得放下。

那天,当我因再次想您而难以入眠的雨夜,我趿着拖鞋来到厨房,把巴浪鱼干摆放在烤盘上。记得小时候,您就是这样一条条把它们码在筐箩里。

深色的夜里,我端坐在餐桌前,用拇指指甲盖把巴浪鱼干的棱鳞顶开,把杂刺和内脏也去除。一恍惚,鱼刺扎进指甲缝,涩涩地痛,我没有着急拔掉。剥好的鱼干丢进陶瓷盆,盆里装着水,是为了把巴浪鱼干的盐分泡开、泡软。

我太想您了,我需要做一道阿巴浪鱼干来抚慰自己——那是童年时您常给我做的。

捞出陶瓷盆的鱼干,撕下一片,一尝——盐已化去,鱼肉变淡,随手把它们都洗净、沥干,掰成条状。锅里热了油,煸三片黄姜,倒入巴浪鱼干,翻炒,又加了生油香醋、小半碗水。水一沸腾,香气张牙舞爪冲进肆虐的风里。

我呆立,失落——我没有做出记忆中阿巴浪鱼干的味道。您离开后的第二天,我曾暗想,一定要做出您生前做过的所有美食,一模一样的美食。

“爷爷,地瓜粉我不吃!”蛮横的童音,“你

围炉煮茶话小雪

□袁秋茜

纸,然后在废纸上放几根细细的芦竹,再用火柴点燃废纸,纸很容易被点燃,也会顺道将芦竹点燃。接着,母亲又加点木柴进炉膛,用扇子对准炉子下面进气口扇,等木柴被点燃后,她会放上蜂窝煤,再使劲扇扇子,直到蜂窝煤被点燃。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常常会被生炉子产生的烟熏出眼泪来,她用袖口擦一擦,照常忙乎着。

等父亲携着一身寒风进屋时,炉火正旺,熏烟亦散。他坐在炉子边,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炉边烤,自顾自地说着:“小雪西北风,当夜要打霜啊……”母亲架壶烧水,问田里的白菜冻坏了没?需不需稻草扎一扎?父亲用烤热的手捂着耳朵,摇摇头,说着让母亲放心的话。我在一旁坐着,并不关心田事,只盯着炉台上烤着的花生、玉米和馒头片。

在我眼里,吃才是重要的事。我总是等不及,时不时就问母亲:“花生能吃了没?玉米好像熟了?这馒头片怎么还没焦黄啊?”母亲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打趣道:“你这小馋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怎么就没有耐心呢?”我双手托着腮,继续观望着炉火,盼着它将食物烤熟。父亲

摸着我的头,许是知道我的心思,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薯来,把它放进煤灰里焐着,宠爱地说道:“不急不急,等一会儿就有香喷喷的红薯吃。”

望着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我乖乖不作声,在我心底,父亲的话总有分量。炉火燃燃,热水滚滚,父亲拎起水壶用开水沏了一杯茶,袅袅的桂花香在屋里弥漫,让人的心不自觉地静下来。父亲不急着喝,倒是悠悠地和我们说着古人爱茶之事。母亲一边面露微笑地听着,一边用筷子翻着馒头片,她当初嫁给父亲,相中的便是父亲的文人气质。茶不烫口时,父亲会呷一口茶,淡淡的茶香在唇齿间百转千回,他露出了怡然自得的神色。

屋外北风呼啸,屋内除了茶香,亦有烤熟的红薯飘香。我满足地吃着手中的红薯,那一份香甜驱走了寒冷,让我心中的欢喜都要溢出来了。母亲吃着烤馒头片,连连说“真香,真香”,父亲拿了一片吃,也称赞,我便禁不住诱惑,

也伸手去拿……他们二人见状,哈哈大笑,我虽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却也跟着大笑起来。

如今回想起来,那一家人围炉取暖,喝茶、吃食、话家常的场面,多温馨啊。小雪天渐寒,茶香人心暖,家人团坐,有爱便可抵岁月漫长。



(CFP图)

天伦

“双面”老太

□高资悦

我一直想不通,外婆八九十岁了,怎么还是那个“双面”小老太。

在外人眼里,她是个精致的小老太。她爱花,常常背着手站在小区花园里,看路边盛放的小野花。直到有熟人经过的时候,她将右手从身后掏出来,缓缓地举到胸前,像领导人一样招手。

每年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买很多年花,跟她一般高的桃花、形似蝴蝶的兰花、花期长达十几天的红掌。元宵一过,返工返学,这些花没人要,开始在小区里流浪。外婆心疼这些花,把它们搬回家。即便有的枝枯了,她也把花盆洗得干干净净。早上出太阳的时候,阳光灌入花盆里,便装满了金子。

但在我眼里,外婆并不爱花花草草。我经常去买一些种子或花苗。我在家时间不多,只好委托外婆做花园的管理人。可每次等我再回家的时候,这些曾经活过的生命,都消失了。有的时候,甚至不曾存活。

她借口很多——天气不适合、土不够肥沃、这里晒不到太阳……我是不信的。我细细观察了一番,终于发现了她露出的马脚。

她不爱浇水,想起来的时候就到花园里瞅一眼。换上塑料拖鞋,猫着腰,举着数米长的水管,先是朝着最近的茶花树浇水,有一株茶花很奇怪,半边枯枝半边开花,不知道和浇花的方向是否有关。然后是黄皮树和荔枝树,结过的果子都被鸟偷走了。最后她关水龙头,用管子里剩余的水去浇四季桂。四季桂是我家最给面子的植物,细枝镶嵌进蓝天,桂花树下是门前的小路。膨胀的花蕾,开得正好。有时一闭眼,即刻回到那条小路。

她也不给这些花草施肥、打农药。不长花苞、不结果,好不容易长出来几片翠绿的叶子,都被虫子咬得面目全非。虫子比果肥了。

修枝剪叶更是不去弄的。我笑话她,你是个生物老师,怎么不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她不语。园子里有好几盆三角梅,这种花耐旱,生命力强。一段时间不浇花,依然可以生长得很旺盛。有一次我去看电影,影片里出现了一只多手多脚的怪物。我说,我家的三角梅就长得像这样,肆意妄为、野蛮生长——只会长枝丫,不打花苞。和无人打理的杂草一样,爬满了花园里的各个角落。

外婆的房间就在花园旁。下雨天,她就待在房间,摇着椅子看窗外。雨声呜哇,雨珠打得花草东倒西歪。得益于满园叶子,花园泛着墨绿的光。那时候我觉得,她看着自己的杰作,定是心疼的。现在我想,她会不会欣喜更多,因为又省了一次浇花的功夫。

我拿这个“双面”小老太没有办法,不得不常打电话回家。我得提醒外婆,刚种下去的那株百合花得要缓苗几天,柠檬树招虫子记得要喷些农药才好。她总是搪塞我,耳背是最好的借口。但这不妨碍她开始自己的话题。她问我,最近过得还好吗,一个人在外地要照顾好自己。

我好像懂了,她为什么要当个“双面”小老太。她怕我不打电话回家,怕自己的挂念放在心里,怕有一天我会忙起来忘了她。谁的记忆不是个大口袋呢。不费尽心思地装进去些什么,很快就要憋死了。

记忆里,先是关上一盏灯,然后开始一片一片地黑了下去。竭尽全力去翻找开关的时候,会看到时间狡猾地站在高处,笑嘻嘻地看着我们。难怪外婆要当个“双面”小老太呢。

我想,又该打电话给外婆了,天气转变,花草要更细心照顾才是。

土灶印象

□曾剑青

曾经那个让人怀想的土灶,而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如今兴起的乡村游下,很多人纷纷奔赴乡间,寻找过去生活场景的点点滴滴。

“民以食为天”,土灶是大家脑海深处不可抹去的记忆,是陪伴乡村人们一天三餐的见证者,是一年四季温暖乡间人们胃口的产物。

横七竖八的风从烟囱口钻进来,将灶膛里冷落冰霜、干枯昏沉的柴草唤醒,熊熊烈火燃烧,如同茶叶遇到了滚烫的开水一样,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将日子抚慰,暖暖的。

炊烟袅袅,直上青云,土灶扬眉吐气、豪情万丈,每个太阳东升或细雨绵绵或狂风肆虐的早晨,只要看到炊烟,我们身上仿佛就有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祖母是起得最早的那个人,平时捡拾归家的柴草,是土灶的粮食,它把根根柴草嚼烂成一堆堆碎末、一堆堆草木灰,成为农田营养丰富的有机肥料。来年春天,它们将被送到地里,喂养庄稼、果树。

儿时的我也要帮忙烧火,可往往不知如何撮合柴草与火星爱情,才能让它们热情激扬、活力四射。

有限空间里一些枯枝落叶闷不吭声,凝滞的烟丝丝缕缕,不见火星,就赖在灶膛里盘桓,没有了呼吸的肺一般,这时就得用一种打通竹节后可以用来送气的工具,我使出全身力气吹呀吹,终于点点火星汇聚成燎原之势,火焰汹涌澎湃一如磅礴的海涛冲天,又如喷涌而出的岩浆,火瞬间将灶

乡村名片 子英村

位于石狮市永宁镇西南部,古称岑兜村,又称银江。背山临海,是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烈士故里,也是石狮市革命老区基点村之一。村民多数从事农业生产、滩涂养殖。是泉州市文明村、美丽乡村宜居示范村、科普示范村。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征文活动作品

零食

我跟老妈吵架,老妈摔门而去,我在房间里哭。

老爸过来安慰我:“脾气得改改,那么不懂事。别哭啦,我给你买零食,说,想吃什么?”“那个——牛肉干、话梅、干拌面、果冻、豆沙饼、酸奶、冰激凌……”老爸打断我的话:“算了,我还是出去哄你妈吧……”

撒谎

小红对妈妈说:“妈妈,班里的很多同学都爱撒谎。”

妈妈语重心长地教导小红:“撒谎可不对,你平时对同学们撒谎吗?”

小红回答说:“只撒过一次。”

妈妈问:“那你说了一些什么?”

小红回答:“我跟我同学说我妈妈很漂亮!”

红色子英

□邓华福

部长李子芳在掩护战友撤离时不幸被俘,囚禁于“人间活地狱”上饶集中营。1942年4月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2岁。电影《上饶集中营》的钱子英,原型就是李子芳。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展开威逼利诱的刑讯时,为了搞乱反动派的阴谋,李子芳巧妙地坚称自己叫“李子英”。子英村的村名,正是为了纪念这位革命烈士。烈士李子芳的故乡岑兜村,就是现在的子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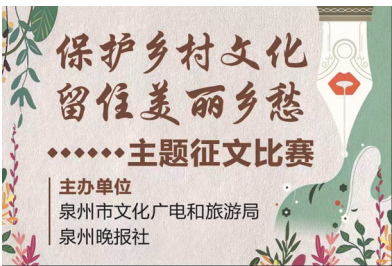
这里又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基点村,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曾经开展过许多轰轰烈烈的进步活动,并且为了彰扬李子芳烈士的英烈风采以及突出贡献,2003年12月5日,李子芳纪念馆隆重落地。在不断地保护提升红色文化的实践中,子英村被列为革命基点村,李子芳纪念馆也获得“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泉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福建省国防教育基地”等各项荣誉。

“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这是李子芳烈士的诗文遗作,也是每位子英人的精神风貌。浩然正气,浇灌出了子英村的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灌溉出了子英村的美丽乡愁。于是,每位子英人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不忘初心的道路上保护自己的乡村文化,在砥砺前行中留住自己的美丽乡愁。

他们努力编织着张舜民笔下的梦,运用“百万村财”和“一村一农庄”计划,将位于李子芳纪念馆后方的土



李子芳烈士故居



“又要去子英村了?”

几个好朋友疑惑地看着我道,我点头回应。

“良心推荐,晚上去,这个时候的夜景更迷人!”

我笑着起身,在大家的目送下离开了香气四溢的茶座。

暖红的灯光,整洁的过道,散发着芬芳的隘门,品着铁观音的老人,喝着花生米的小哥。每年建党节前后的假日,我都会来这里享受沁人心脾的安详,回味几段耳熟能详的红色典故。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子英村不过是沿海的一个普通小村落,华侨多,岔道多,村委会很简陋。但他们忘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小村落,也是一处藏龙卧虎之地。

这里曾是星星之火燃烧过的地方,当年的进步人士许集美同志及郑家玄同志在此地开展过各项进步运动,为解放战争时期石狮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烈之乡,1941年1月,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场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蓄意扣押,政治部组织